

重溫經典・世情小說

蜃樓志

〔清〕庾岭劳人著

清朝六大禁书之一，粵人
奉献的性文学长篇小說

笑官道：「我便是情厚，你的花轿已经到了，有甚想头？」素馨听了此言，也不顾羞耻，赤身坐起，扯着笑官的手哭道：「好兄弟，姐姐爱你，定要嫁你，你娶了我妹妹，我情愿做妾伏侍你。」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經典・世情小說

蜃樓志

〔清〕庾嶺勞人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蜃楼志 / (清) 庾岭劳人著.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3.2

SBN 978-7-5104-3908-7

I. ①蜃… II. ①庾…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4707号

蜃楼志

出版策划: 精典博维

作者: 庾岭劳人

责任编辑: 陈黎明

装帧设计: 博雅工坊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87 × 1092 1/32

字数: 163千字 印张: 8

版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3908-7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出版前言

继唐诗、宋词、元曲之后，明清小说推动中国文学进入了新的繁荣期。这一时期所创作的小说，不仅数目惊人，篇幅宏大，而且思想性与艺术性也均趋于完美。在这股小说潮流中，出现了一个以反映人们日常生活为主题的小说品种，这就是世情小说。

世情小说起源于魏晋以前，宋元时期有所发展，但真正成熟是在明清时期。在世情小说出现以前，占主流地位的小说不太关注人的世俗生活，而是把讲述英雄人物或者神话人物的故事当做自己的文学主题，如《水浒传》《西游记》与《三国演义》等小说便是如此。但从明代中叶开始，风气渐渐有所转变，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世情小说，把描写男女的欲望与情感、反映世俗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关系等内容，当成了新的文学主题，世情小说由此登上了中国文学的舞台。

总的来说，世情小说是一种关注底层人物生活，道德说教成分较少，有浓重的写实倾向的小说类型。世情小说善于揭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对个人命运的影响，能准确地捕捉人们内心深处的隐秘思想，所以总能跨越时代而唤起读者的共鸣。

世情小说中最著名的是《金瓶梅》与《红楼梦》，这两部作品分

别代表了明清两代小说的高峰。如果把《金瓶梅》与《红楼梦》比作两朵红花的话，那么本次选择出版的这十部世情小说，便是扶持与帮衬这两朵红花的十片绿叶，这十片绿叶分别有：《禅真逸史》《醒世姻缘传》《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绿野仙踪》《野叟曝言》《歧路灯》《镜花缘》与《蜃楼志》。

成书于清代乾隆至嘉庆年间的《蜃楼志》，是为数不多的岭南小说之一，对于名噪一时的广州十三行的洋商生活多有反映。作者庾岭劳人，生平已不可考，在罗浮居士为《蜃楼志》所作的序中提到“劳人生长粤东”，故而只能知道他是广东人。

小说托言于明嘉靖年间，以广州富商子弟苏笑官与素馨、蕙若、小乔、小霞等女子的风流韵事为主线，以姚霍武、摩刺等人的落草故事为辅线，对于当时广州一带的教育、科举、官场、海关、洋商、江湖等各个社会领域进行了细致的描述。

除了主人公苏笑官外，小说还塑造了乌必元、摩刺、赫广大等多个好色的角色，涉及到部分情爱场面的描写，因为这个原因，《蜃楼志》遭到当局封杀，被丁日昌列为“应禁淫书”。

小说文笔细腻，布局巧妙，读起来轻快明丽，宛如行云流水。对于当时官场的讽刺不动声色而又入木三分，开了谴责小说的先河，对于后来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谴责小说均有影响。

序

小说者何？别乎大言言之也。一言乎小，则凡天经地义、治国化民，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宋儒之正诚心意，概勿讲焉。

一言乎说，则凡迂、固之瑰玮博丽，子云、相如之异曲同工，与夫艳富辨裁清婉之殊科，《宗经》、《原道》、《辩骚》之异制，概勿道焉。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

然则，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正宗也。世之小说家多矣，谈神仙者荒渺无稽，谈鬼怪者杳冥罔据，言兵者动关国体，言情者污秽闺房，言果报者落于窠臼。枝生格外，多有意于刺讥；笔难转关，半乞灵于仙佛。大雅犹多隙漏，复何讥于自《郅》以下乎！劳人生长粤东，熟悉琐事，所撰《蜃楼志》一书，不过本地风光，绝非空中楼阁也。其书言情而不伤雅，言兵而不病民，不云果报而果报自彰，无甚结构而结构特妙，盖准乎天理国法人情以立言，不求异于人而自能拔戟别成一队者也。说虽小乎，即谓之大言炎炎也可。

目 录

【第一回】	
拥资财讹生关部 通线索计释洋商	1
【第二回】	
李国栋排难解纷 苏万魁急流勇退	11
【第三回】	
温馨姐红颜叹命 苏笑官黑夜寻芳	20
【第四回】	
折桂轩鸳鸯开谱 题糕节越秀看山	30
【第五回】	
承撮合双雕落翮 卖风流一姊倾心	42
【第六回】	
赫致甫别院藏娇 李匠山曲江遇侠	53
【第七回】	
希宠荣河厅献瓦 受屈辱关吏投缳	65
【第八回】	
申观察遇恩复职 苏占村闻劫亡身	75
【第九回】	
焚凤券儿能干蛊 假神咒僧忽宣淫	87
【第十回】	
吕又逵饭店联盟 姚霍武海丰陷狱	97

【第十一回】	
羊蹄岭冯刚搏虎 凤尾河何武屠牛	108
【第十二回】	
闻兄死图国腾身 趁客投阁黎获宝	118
【第十三回】	
初出山论将谈兵 权落草封官拜爵	128
【第十四回】	
郎薄幸忍耻吞声 女多谋图奸尝羹	139
【第十五回】	
三奸设阱 四美潜踪	150
【第十六回】	
璧重合小乔归主 镜高悬广府惩奸	161
【第十七回】	
必元乌台诉苦 吉士清远逃灾	173
【第十八回】	
袁侍郎查封粤海 胡制宪退守循州	184
【第十九回】	
花灯娃孽障 甥馆笔生涯	195
【第二十回】	
丰乐长义绝大光王 温春才名高卞如玉	205
【第二十一回】	
故人书英雄归命 一载假御史完姻	215
【第二十二回】	
授中书文士从军 擒护法妖人遁土	224
【第二十三回】	
姚参戎功成一夜 雷铁嘴相定终身	232
【第二十四回】	
香粉吟成掷地声 坝簾唱彻朝天乐	241

第一回

拥资财讹生关部 通线索计释洋商

诗曰：

捉襟露肘兴阑珊，百折江湖一野鸥。

傲骨尚能强健在，弱翎应是倦飞还。

春事暮，夕阳残，云心漠漠水心闲。

凭将落魄生花笔，触破人间名利关。

坐井不可观天，夏虫难与言冰，见未广者识不超也。

裸民消雾轂为太华，邻女憎西施之巧笑，愧于心者妒于面也。天下如此其大，古今如此其远，怪怪奇奇何所不有。

况男女居室之私，一日一夜，盈亿盈兆，而托名道学者必痛诋之。宵小窃发之端，由汉迄宋，蜂生蚁附，而好为粉饰者必芟夷之。试思采兰赠芍，具列《风》诗；辛螯飞虫，何伤圣治？奚必缄口不言，而自博君子之名，使后人无所征信乎！

广东洋行生理在太平门外，一切货物都是鬼子船载来，听凭行家报税，发卖三江两湖及各省客商，是粤中绝大的生意。

一人姓苏名万魁，号占村，口齿利便，人才出众，当了商总，竟成了绝顶的富翁。正妻毛氏无出。一子名芳字吉士，乳名笑官，年才十四，侧室花氏所生。次妾胡氏，生女阿珠、阿美，还未字人。他有五十往外年纪，捐纳从五品职衔，家中花边番钱整屋堆砌，取用时都以箩装袋捆，只是为人乖巧，心计甚精，放债七折八扣，三分行息，

都要田房货物抵押，五月为满，所以经纪内如兄若弟的固多，乡邻中咒天骂地者亦不少。此公趁着三十年好运，也绝不介意。

这日正在总行与事头公勾当，只见家人伍福拿着一张告示进来，仔细一看：

监督粤海关税赫为晓谕事：

照得海关贸易，内商涌集，外舶纷来，原以上筹国课，下济民生也。詎有商人苏万魁等，蠹国肥家，瞒官舞弊。欺鬼子之言语不通，货物则混行评价；度内商之客居不久，买卖则任意刁难。而且纳税则以多报少，用银则纹贱番昂，一切羨余都归私橐。本关部访闻既确，尔诸商罪恶难逃。但不教而诛，恐伤好生之德，旬自新有路，庶开赎罪之端。尚各心回，毋徒脐噬。特谕。

万魁心中一吓，暗地思量打点。不防赫公示谕后，即禀差郑忠、李信，将各洋商拘集班房，一连两日并不发放。这洋商都是有体面人，向来见督、抚、司、道，不过打千请安，垂手侍立，着紧处大人们还要留茶赏饭，府、厅、州、县看花边钱面上，都十分礼貌。今日拘留班房，虽不同囚徒一般，却也与官犯无二。各人面面相觑，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内中一个盛伯时道：“大人票拘我等，料是凶多吉少。”一个李汉臣道：“告示本来利害，你我必须寻一个天大人情。”一个潘麻子道：“舍亲在抚台处办折奏，我们托他转求抚台关说如何？”众人都道极好。只有苏万魁道：“这赫大人乍到此间，与抚台并无瓜葛，如何便可说情？据弟愚见，赫公并非不通关节者，但当直上黄金殿，不必作曲折耳。”众商道：“何以知之？”万魁道：“前日告示上有‘开赎罪之端’一句，这就要拿银子去赎罪的意思了。”众商道：“大哥明见！只是要打点他，怕不是数万金，还要寻一个着当人过手。”万魁道：“闻得关差此缺系谋干来的，数万金恐不足以了事。”众人道：“我们横竖有公项银子，凭兄酌量就是。”

且说这关差姓赫名广大，号致甫，三十内外年纪，七尺上下身材，为人既爱银钱，又贪酒色。夫人黄氏，工部侍郎名琮次女。侍妾十余辈。生女八人，还未有子。因慕粤东富艳，讨差监税，挈眷南来。

这一日，拘集洋商想他打干。到第三日不见有人来说，唤总管包进才分付道：“我的意思你们懂么？”进才道：“小的怎不晓得。只是这些商人因向来关部娇养惯了，有些颀顽。小的们先透一个风，他们如不懂事，还要给他一个利害。”赫公点头道：“且去办着。”

进才退出门房，叫他的小子杜宠分付：“你到班房说，晚堂要审洋商一案，看他们有何说话。”杜宠应声出去。

大堂上许多差役问道：“二爷，何事？”杜宠说：“不消你们伺候，咱自到一处去。”众差役暗暗诧异。

那些洋商正在班房纳闷，只见上边走下一个窄襟小袖、眉清目秀的小爷来，一齐迎上前，问道：“爷贵步到这里有何台谕？”那杜宠全然不理，单说：“大人分付，今晚带齐洋商听审，大班人役不要误了。”两边班房齐声答应。杜宠慢慢转身，只见一个软翅巾的人上前挽手道：“二爷何不到外边少坐？”那杜宠将他一瞧，说：“尊驾是谁？咱还要回大爷的话，好吃早膳，那有功夫闲坐。”这万魁听他的口风，已知是跟门上的二爷了，即向身边解下洋表一看，说道：“听见大人里面已时早饭，此刻似乎尚早。”这杜宠见他拿着表，便道：“借我一看。”

万魁双手递过，杜宠仔细把玩：

形如鹅卵，中分十二干支；外罩玻璃，配就四时节气。白玉边细巧镶成，黄金链玲珑穿就。果是西洋佳制，管教小伙垂涎。

原来京里人有个毛病，口气最大，眼光最小，杜宠一见此物，赞不绝口。万魁连忙道：“时刻尚准，二爷不嫌，即当奉送。”那杜宠也斜一双俏眼，带笑问道：“爷上姓？”万魁说：“贱姓苏。还没请教二

爷高姓？”杜宠道：“咱姓杜。苏爷，咱们初交，怎么就好叨惠？”万魁道：“些微算什么，弟辈仰仗二爷之处甚多，且请外边一谈。”那杜宠方才同到福德祠一间空房坐下。万魁道：“前日大人莅任，一切俱照例遵办。未审缘何开罪，管押班房，望二爷示知，酬情决不敢草草！”杜宠道：“我也不甚晓得。昨日大爷从上面下来，同几个爷们说，大爷出京用的银子太多了，现今那一家有人坐牢，须要设法张罗。看起来，无非要措办几两银子的意思。”万魁道：“洋行生意不比以前，敢烦二爷转达包大爷，我们凑足五万银子呈缴爷们，二爷的在外，何如？”说毕便打一恭。杜宠忙拉着手道：“苏爷，像你这样好人，再没有不替你商量的，只是此数怕不济事，咱且回了大爷再说。”拱一拱手别去。这万魁回班房对众人说：“看来此事不难了结，只是难为银子些。”众人道：“全亏大哥见景生情，兄弟叨庇不浅。只是要用几多银子，必须上紧取了银票来。”

万魁道：“且等了回信，再去取银票未迟。先叫叶兴在关部衙门前铺中，借金花边五十元应用。”叶兴去了。

那杜宠跨进宅门，包进才正同一班人门房看牌。这小子打个照会，进才踱到三堂左厢站定。杜宠禀道：“小的到班房将大爷的话传出，这些商人着实害怕，一个姓苏的再四央及小的，情愿进奉花银。小的问他数目，他说五万两，爷们的礼在外。”

进才道：“叫他们不要做梦，这事办起来，一个个要问杖徒。五万银子？好不见世面，不要睬他。”说毕径走上去。杜宠忙到班房，低声告诉万魁道：“这事没有影响哩！大爷说，你们问罪都在杖徒以上，这五万银子送爷们还不够，怎么说呈缴大人？咱如今只好告别了。”那万魁连忙袖了金花边三十元，递与杜宠道：“小意思儿，给二爷买果子吃，千万周旋为妙！”

杜宠道：“咱效力不周，如何当得厚赐。”万魁道：“事后还要补

情。”这杜宠袖着辞去，一路走着，想道：“怪不得人家要跟关差！我不意中发个小财，只是要替他出点力儿才好。”一头想，走入门房。进才坐在一张躺椅上，杜宠打一千，道：“敢求大爷，这些商人叫他添些银子，千万替他挽回了罢。”进才睁着眼道：“老爷着实生气，还不快去打听。”这杜宠悄悄地走上三堂左厢，转至西书厅，只见跟班们坐的、立的，都在门外伺候。这杜宠笑嘻嘻地问道：“老爷可在书房么？”原来杜宠是十七八岁的小子，十分乖巧，是进才的弄童，除进才外，毫不与人沾染，这些人都叫他“杜一鸟”。这日上来打听，一个卜良走来搂住说道：“一鸟官，老爷正在这里唤你。”杜宠道：“老爷从不唤我的。”卜良道：“任鼎在书房中干事，嫌他这半日吸不出精，教你去补数。”杜宠笑道：“好爷，不要耍，停一会书房没事了，给我一个信，好叫大爷禀话。”卜良还要燥脾，众人道：“不要混他，老包要作酸的。”这杜宠一溜烟走了。

却说老赫这日午后，在小妾品娃房内吃烧酒、尝鲜荔枝。吃得高兴，狂荡了一会，踱至西书厅，任鼎走上递茶。老赫见这孩子是杭州人，年方十四，生得很标致，叫他把门掩了，登榻捶腿。这孩子捏着美人拳，蹲在榻上一轻一重地捶。老赫酒兴正浓，厥物陡起，叫他把衣服脱下。这任鼎明晓得要此道了，心上却很巴结，掩着口笑道：“小的不敢。”老赫道：“使得。”

将他纱裤扯下，叫他掉转身子。这任鼎咬紧牙关，任其舞弄，弄毕下榻，一声“啊呀”，几乎跌倒，哀告道：“里面已经裂开，疼得要死。”老赫笑道：“不妨，一会就好了。”任鼎扶着桌子站了一站，方去开门拿洋攒镀金铜盆。走下廊檐，众人都对他扮鬼脸。

这孩子满面红晕，一摆两摆地走出，叫茶房拿了热水自己送上，栏干外取进洋布手巾。老赫净了手，坐在躺椅上。这卜良招呼进才回话。老赫问所办若何，进才禀道：“这商人们很不懂事，拿着五万银

子要求开释。小的想，京里来的人，须给他三十几万两饥荒才打得开。这商人们银子横竖是哄骗洋鬼子的，就多使唤他几两也不为过，总要给他一个利害方好办事。”

老赫道：“很是。晚上我审问他们。”进才声喏而出。

先前，杜宠在窗外窃听十分明白，即忙取出随身纸笔，暗写一信叫人送出。一会儿，进才到了门房，杜宠替他卸下衣服，坐定，唤值日头役分付：“大人今晚审问商人。”这头役传话出去。万魁等已先接了杜宠的字，大家全无主意，说道：“公项中银子不过十余万，依着里边的意思，还差两三倍，如何设措方好？”只见郑忠、李信二人来，道：“今日晚堂要审。”

万魁道：“只怕我们还要吃亏，全仗二位同朋友们左右照应！”

郑忠说：“有我们兄弟在此，但请放心。”万魁叹口气道：“向来各位大人如何看待商人，今日出尽丑了！”李信道：“看来要多跪一刻，断没有难为的事。”正说间，只听得吹打热闹，许多人拥进来，慌得众商人顶冠束带，跟到穿堂伺候。这关部怎生排场：

旗竿两处，“粤海关”三字漾入青云；画戟中间，石狮子一双碾成白玉。栅栏上，挂着“禁止喧哗，锁拿闲人”之牌；头门口，张着“严拿漏税，追比饷余”之示。大堂高耸，四边飞阁流霞；暖阁深沉，一幅红罗结彩。扑通通放了三声大炮，乌森森坐出一位关差。

吆喝一巡，赫公早已升座，分付将洋商带上。只见一个号房拿着街帖禀道：“广粮厅申大老爷拜会。轿子已进辕门了。”

这赫公将街帖一看，道：“原来师傅来了。”即叫带过一边，快开中门迎接。这赫公慢慢地踱下暖阁，申公已从仪门下轿进来了。赫公站在滴水檐下，申公趋步上前打恭。赫公还揖道：“又劳师傅贵步。”申公道：“前日早该拜贺，勿怪来迟。”赫公道：“学生还没有登堂。”二人一头说，走进西书房去了。约有一个时辰，方才送出，赫公又面

约：“明日候教。”申公应许，就在大堂滴水檐前上轿而去。

看官听说：这赫公是个世袭勋衔。现任监督广粮厅，虽与关差不相统属，究竟官职稍悬；况赫公大刺刺的性子，督抚三司都不放在眼里，今日见了申公，如何这般谦抑？原来这申公讳晋，号象轩，江南松江人氏，当年在京师教读，赫公从学三年。后来申公中了进士，选入翰林，赫公袭职锦衣卫，待师傅最为有礼。这申公与宰执大臣不合，京察年分，票旨外用，改铨了广西思恩府烟瘴苦缺，推升陝汝兵备道。后因公错，部议降调，应得同知，却又是这个宰执告诉部中，凡是府佐俱可补用，于是径补通判。今日晋谒海关，也算天末故人，忽焉聚首。

赫公送客后回至二堂，叫带商人上来。两边吆喝一声，按次点名，一齐跪下。向来洋商见关部，一跪三叩首，起来侍立。

此刻要算访犯，只磕了三个头，跪着不敢起立。

赫公问道：“你们共是几人办事？”万魁禀道：“商人们共十三家办理，总局是商人苏某。”赫公说：“我访得你们上漏国课，下害商民，难道是假的么？”万魁禀道：“外洋货物都遵例报明上税，定价发卖，商人们再不敢有一点私弊。”赫公冷笑道：“很晓得你有百万家财，不是愚弄洋船、欺骗商贾、走漏国税，是那里来的？”万魁道：“商人办理洋货十七年，都有出入印簿可查，商人也并无百万家资，求大人恩鉴。”赫公把虎威一拍，道：“好一个利口的东西！本关部访闻已确，你还要强辩么？掌嘴！”两边答应一声，有四五个人走来动手。

万魁发了急，喊道：“商人是个职员，求大人恩典。”赫公喝道：“我那管你职圆职扁！着实打！”两边一五一十，孝敬了二十下。众商都替他告饶。赫公道：“我先打他一个总理，你们也太不懂事，我都要重办的！”分付行牌，将一伙商人发下南海县从重详办。又骂郑忠、

李信道：“这些访犯理该锁押，你两个奴才得贿舞弊，如何使得！”三支签丢下，每人赏了头号十五板，另换茹虎、毕加二人管押，即便退堂。

众人走出宅门，仍旧到了班房，各家子侄都来问候，万魁含羞不语。这茹、毕二人拿着几根链条走来，说道：“众位大爷，不是我们糟蹋你，大人钩语是大家听见的，只好得罪，将来到府赔不是罢。”众商个个惶恐。早有书房宋仁远、号房吕得心走来，说道：“大人这样分付，也是瞒上不瞒下的，你们何苦如此。”茹虎道：“郑、李二位是个样子。倘若上面得知，难道我两个不怕头号板子的？”宋、吕二人说好说歹，送他三百两银子才担当出去。万魁道：“我们的事，怎生害郑、李二公受屈，也叫人送二百两银子去暖臀。”众商道：“只是我们还要商量，难道由他发下南海县去不成？”万魁道：“他如此妆做，不过多要银子，但为数太多。”众商道：“如今我们众人连局中公费，共凑二十万，大哥再凑些，此事可以停妥么？”

万魁道：“我横竖破家，事平之后，这行业再不干了。诸公但凑二十万，其余是我添补。只是里面没人出来，宋兄可有计策？”宋仁远道：“里面的事都是包大爷作主。教小弟通个信，理当效劳，只是许他多少？”万魁道：“料来少也无益，如今众人打算三十万之数，门礼另送，吾兄谢仪在外。”宋仁远道：“谢仪不要说。”连忙起身进去不题。

却说万魁之子笑官，生得玉润珠圆，温柔性格。十三岁上由商籍夤缘入泮，恐怕岁考出丑，拜从名师，在布政司后街温盐商家，与申广粮少君荫之、河泊所乌必元子岱云、温商儿子春才一同肄业。这一日，万魁在班房叫笑官到身旁，说道：“我虽吃亏，谅亦无甚大事，你只管回去读书。”这笑官附耳说道：“停一会宋老官出来，不论多少都应许他，但愿无事便好。”万魁点头。这洋商们也有问他近读何书

的，也有问他可曾扳亲的。此时已有掌灯时候，万魁道：“你回书房去吧，恐怕关城。”笑官道：“城门由他，就陪父亲一夜也好。”正说间，宋仁远走来，众人问道：“所事如何？”仁远道：“弟方才进去，一一告诉包大爷，他说：‘老实告诉你说，里边五十万，我们十万，少一厘不妥，叫他们到南海县监里商量去！’看他这等决裂，实是无法。”一番话说得众人瞪眼。这笑官插嘴道：“父亲许了他，五十万待孩儿去设法，性命要紧。”万魁喝道：“胡说！难道发到南海就杀了不成！”笑官不敢言语，宋仁远也就去了。

众商道：“苏大哥，事到如今，我们只得听天由命了。”

只见杜宠已到，扯着万魁道：“我们借一步说话。”万魁即同至西边小阁中坐下。杜宠道：“咱受了苏爷的赏赐，还没报效，所以偷空走来。此事上头原没有定见，全是包大爷主张。我想出一个门路，不知苏爷可能钻得着否？”万魁急问道：“是那一位？”杜宠道：“就是今日来的申广粮。他是我们老爷的师傅，最相好的，说一听二。若寻人去恳求他，三十万之数决可以了事。明日申公到这里喝酒，一说必妥。包大爷给他千数银子，也就是了。”万魁道：“承教多多，无不遵命。”杜宠道：“速办为妙。”径自别去了。万魁走出外边，众商问道：“这人又来则甚？”万魁道：“这人一片好心，替我们打点，这会子看来有八分可办，但是此时且不要泄露。”因叫笑官附耳道：“你速回馆中去，拜求先生明日一早到广粮厅去，恳求申大老爷周旋此事。你再到家中取了三十万银票，即同先生亲送与申公，托他代送，日后我自重报。”笑官连声答应去了。

再说笑官的先生姓李，名国栋，号匠山，江苏名士。

因慕岭南山水，浪游到粤。温盐商慕名敦请，教伊子春才读书，后因匠山表叔申公谪任广粮，即欲延伊教读。匠山不忍拂温商好意，因此连申荫之都在温家一处读书。这温商待先生的诚敬与万魁无异，